

來自神國的啓示

—從倫敦泰德畫廊的展覽談英國神秘主義詩人
畫家威廉·布拉克 (1757-1827)

-Talk about the Mysticism Poet and Painter of
British William Blake (1757-1827) According to
London Tate Gallery Exhibition

曾肅良 Su-liang TSENG

英國萊斯特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集雕刻家、詩人與畫家於 一身

在中國的繪畫世界裡，文學與繪畫的關係相當密切。「詩為無形畫，畫為無聲詩」的觀念，成爲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歷代畫家兼善作詩詞者眾，自宋代以後，文人畫成爲主流，此一現象更爲明顯。然而在西方的藝術發展裡畫藝與文學的分野明確，甚至不同畫科之間的藝術家，往往也是涇渭分明。在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上半葉，英國的雕刻家與版畫家之流與畫家的社會階級區別清楚，他們有各自的組織，在倫敦地區他們甚至分別住在不同的區域。

在此一背景之下，威廉·布拉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可以說是一個異數，他不僅是一位詩人，同時也是一位雕刻家與畫家，兼善水彩、蛋彩畫與版畫，像他一樣具備多種才華於一身的西方藝術家不少，但是能夠像他一樣，將詩、繪畫、雕刻與書法完美地結合在一起，終其一生並行發展，開創出他個人深具特色的藝術語彙者，除了文藝復興時期的米開朗基羅身兼雕刻家、畫家與詩人之外，可以說是寥若晨星，這似乎可以

說明，爲什麼米開朗基羅會成爲布拉克終生崇拜的偶像。

但是布拉克受到世人關注的主因，並非多種才華的完美結合，而是他那帶有夢想家與宗教家神秘氣質的繪畫與詩風，以及他那極具大膽創新，不畏世俗詆毀冷落的勇氣。在英國泰德畫廊 (Tate Gallery) 整修完工之後，特別在公元兩千年的十一月九日開始，舉辦一場他盛大的展覽，來紀念這位特立獨行的英國藝術家。

畫格高寒不入時，雕刻手 藝謀生

布拉克的父親是一位襪商，在他十五歲之時，他就被送去學習雕刻的手藝七年藉以謀生。一七七九年他申請就讀於倫敦皇家藝術學院(Royal Academy of Art)，有意改以繪畫做爲一生的事業。但是藝術學院的教導，卻令人失望，學院固守在歷史風俗畫的範圍，顯然無法與社會的脈動接軌，守舊的氣息，幾乎令布拉克活躍的想像力窒息，布拉克的歷史畫被認爲過份怪異，而遭到冷落的命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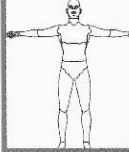


圖1 「純真之歌」裡的「神聖意象」，1789年凸版水彩作品，現藏大英博物館。



不得志於歷史畫，布拉克轉而試圖建立起自己的版畫事業，卻也因為與學徒關係的不融洽，而無法建立起在版畫界的一席之地，導致終其一生，他都以自由工作者的角色，以接案方式幫富商、出版商或版畫零售商設計或製作插畫維持生計。

在詩作方面，雖然他的作品曾深受一些自由派學者的賞識，因而得以在馬修夫人(Mrs. Mathew)的文學沙龍裡出入，參加詩人們的聚會。在一七八三年他甚至得到一筆資金，贊助他出版詩集「詩的素描(Poetic Sketches)」，但是事實證明，最後並未能如願出版，使得布拉克並沒能掌握機會在詩壇跨出的第一步，加上他的詩作不願被古典的形式，符合所謂敘事詩或田園詩的樣式，也不願意在押韻上被束縛，因此被詩界認為過於怪異不入時，而對於年輕詩人布拉克的關注，似乎也迅速地消泯。他也曾以自己創作曲調，吟唱自己的詩作，但是卻沒有一首能夠流傳下來。因為他不懂譜曲，當時也沒有人認為他所吟唱的怪異曲調，值得以樂譜的形式記載下來。

自視人類性靈與想像的護衛者

布拉克在同時代的藝術家家中是如此的特出，乃至藝術史家也慨嘆無法將他歸屬於任一畫派，就藝術創作的層面來說，他是一位極端的個人主義者，他的風格都不屬於當時流行的風景畫、靜物畫或是歷史畫，他的畫風並不符合當時藝壇所追求嚴格的均衡與比例等原則，所畫的人物，也違反了藝術解剖學的要求。但是就他的創作內涵來看，他卻也是一位關注社會的藝術家，他同情當時的法國大革命，支持政體的改革。他自視人類性靈與想像的護衛者，雖然畫風「高寒不入時」，他的目的仍然在於擁抱人群，告知他所預視恆久不變的真理，在其詩作裡，我們聽到他的詠嘆：「大自然無形無象，但是想像有，大自然沒有音調，但是想像卻有」¹。

他的藝術發自最真誠的內心，卻拒絕阿附流俗，使得他一生處於貧困，詩與畫作也未能得到同時代人的重視，但是他卻將之轉成源源不絕的動力，持續創作出一一般人認為誇張而怪異的風格，他在詩中高聲唱道：「歡樂孕藏力量，憂傷引領我們向前邁步」²。綜觀他一生有多次的賺錢機會，或者得到更多的收藏家在金錢上的贊助，只要他答應順應世俗的風尚而改變畫風，一八〇〇



圖2 「上帝第七日的祝福」，1805年水彩作品，私人收藏。

年到一八〇三年他應富紳海列(Hayley)之請，搬到英格蘭東南部的薩思克斯(Sussex)住了三年，幫助海列的私人圖書館的書籍以及海列的詩集畫插畫，但是由於海列不欣賞布拉克的「視覺性書寫」風格，導致布拉克決定返回倫敦，過著以往清貧但自由創作的的生活，他在詩作中透露出他的心聲：「哦，神啊，請護衛我遠離那些無法給予我力量的朋友」³。

對個人風格的堅持，以及深居簡出的生活，使得他的畫作一直沒有權貴人士欣賞，只有少數同輩藝術家與出版商因鍾愛而收藏，而他的詩畫集的出版，更曾因為與出版商鬧翻而使其生計陷入窘境。他在詩中吐露心聲：「以金錢的眼光看待藝術，藝術的美將無法繼續存在」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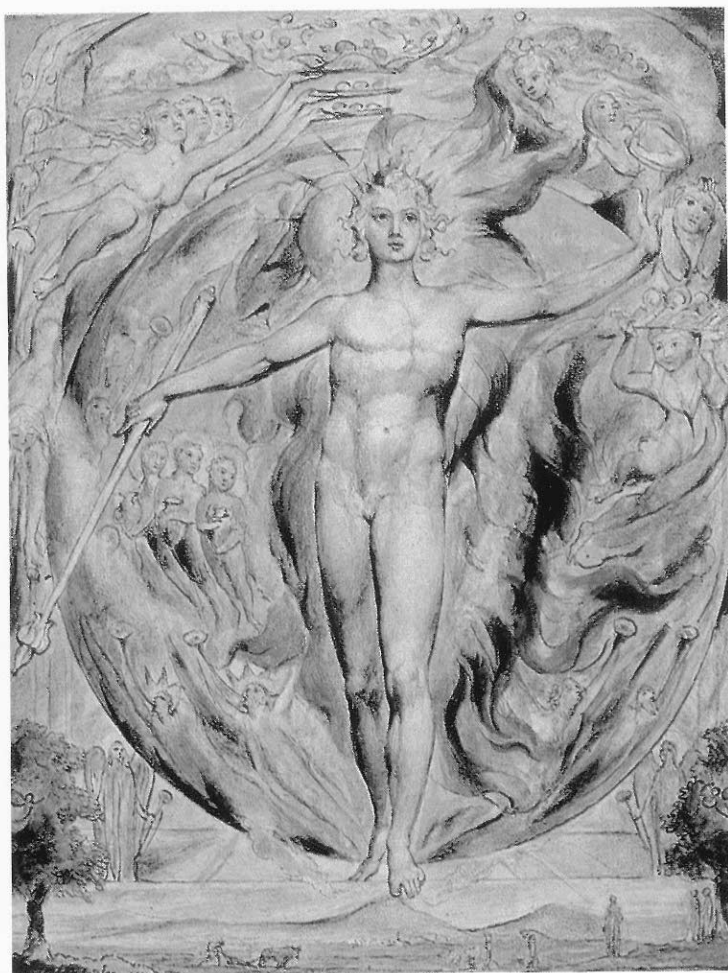
從傳統裡思索，從傳統裡創新

布拉克的繪畫與詩歌並非故弄玄虛，一味求其怪異。作為一位雕刻家，他的技法來自於希臘與哥德式藝術的薰陶，而他的詩畫集更源於中世紀的古老經卷，他的詩文古雅雋永，意義深遠。不論在繪畫與詩歌上，他都盡力咀嚼傳統的精華，開創出自己獨特的風格。

他的詩畫集作品風格迥異於當時的諷刺畫家。他以精美的圖像以交織或圍繞的方式裝飾文字，使得圖文相得益彰。就像是二重奏般，詩文起著引導的作用，而圖像扮演著伴奏或和諧整體的角色。譬如在他的〈純真之歌〉詩頁裡，他為了表現他所堅持猶太教「上帝以祂自己的形象造人，因此人類形體是神性的具體化」的信念，而做出特殊的設計；當讀者往下閱讀鑲嵌在暗藍色背景的詩句，狂越的激情在詩句中被挑起，為引導此一情感的力勢，布拉克將文字交織在向上騰越的金色火焰裡，引導讀者的視覺向上回到頁首頂



圖3 「太陽神在東方之門」，1816~20年墨水筆與水彩併用畫成，現藏紐約摩根圖書館（Pierpont Morgan Library）。



端，加強而且象徵一種形而上的、超世越俗的理念。

在技法上，他採取自己發明的印製法，大異於傳統的銅版印製方式，他以一種抗酸性的墨水，將詩文與插畫繪寫在銅版上，當銅版放入酸液裡，沒有繪寫的部份將被腐蝕，然後這些設計的圖文，在其夫人的協助下，將以手工上彩的方式套色印刷。

親見天使飛臨，魔鬼行走的天賦異稟

像一位勇於呼喚回歸真樸人性的佈道者，他的藝術雖然抒情，卻不在取悅世人，而是帶有濃厚的警世意味，他像是聖經裡的先知一般，在他所寫的詩集〈預言書(Prophetic books)⁵〉裡大聲疾呼：「謹記我的話—它們是你永恆的救贖」⁶。

造成布拉克充滿神秘主義與宗教意涵的畫風，或許是天性使然，然而他異於常人，窺見異象的超自然天賦，卻很可能是激勵他一生不畏貧困，為藝術獻身的最大動力。在他十歲之時，曾被父親狠狠地鞭打，因為他告訴父親，他看見數名天使在樹上。根據布拉克傳記的作者彼德·阿庫德(Peter Ackroyd)的說法，這種在心理學上所謂「心象投影(Eidetic vision)」的現象，一般常常發生在孩提時代，但是像布拉克終其一生有此能力者，則相當罕見。

當他鍾愛的弟弟羅伯特(Robert)去世之後，他常常見到弟弟現身，他並聲稱羅伯特出現在他的夢中，並教他後來他所發明以抗酸墨水製作版畫的技術。自此以後，他更堅信他與生俱來有一種與永恆連繫的能力。

在晚年的時候，他曾為他的占星家朋友約翰·



圖4 「The Ghost of a Flea」中，布拉克繪寫所親見到的鬼。1819年作品，蛋彩畫，現藏泰德畫廊。

瓦利(John Varley)，畫了一幅他親眼所見的魔鬼形象。布拉克見人所未見的異稟，曾引起許多討論。但是或許是這種能力，使他的繪畫瀰漫著一股神秘的氣氛，甚至於出現異於現象界的風貌。或許也正是這種與永恆連繫的感覺，賦予他終其一生的熱情與勇氣。正如他在詩作〈我在曙光中昇起〉寫道：「日日夜夜，我浸淫在神性的存在中」⁷。

比起那些追求名利唯恐人後的藝術家，布拉克似乎更了解試煉對藝術家成長的助益，他在詩裡說道：「生命與藝術永恆不變的鐵律在於：愈多疏離、尖銳與煩惱牽葛的過程，才能造就更完美的藝術」⁸。雖然失敗如影隨形，但是他卻是愈挫愈奮。我們且聆聽他激越昂揚的歌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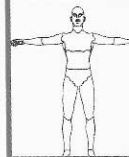
「給我燃起熊熊火燄的金色弓
給我渴求之箭
給我長矛

哦，開展的雲朵
給我屬於我的火戰車
我不會停止性靈的戰鬥
我的劍也不會酣睡手中
直到我們建立心目中的聖土
在英格蘭翠綠怡人的大地上」⁹

掌中握住無限，剎那便成永恆

除了默默扶持他的妻子，與早逝的弟弟之外，布拉克親近的親友極少，一生中大部份的時間住在倫敦，他隱於煩囂的都市，卻獨自浸淫在幽遠的性靈世界。

長久受到藝壇的忽略，反而令布拉克遠離名利糾葛。息心沉潛的生活，使得他的心靈更為專意，更為敏感地去細心體察自心。因此他的許多詩作與繪畫，往往深意雋永，至今讀來仍令人震撼。一如他早已傳頌世界的詩作「一粒沙裡看世



界，一朵野花一天堂，在你的掌中握住無限，剎那便成永恆」。

在泰德畫廊徘徊良久，每一幅畫似乎都可以聆聽到布拉克吟唱著他特有抒情而又神秘的語調。詩心使得他的繪畫抒情而朦朧，強烈的宗教情懷，更使得他的藝術蘊藏無限的神秘。他的詩畫不在於表象的描寫，而在於象徵形而上的精神世界，他的詩畫，是心靈圖象的澄現，是通向恆常聖地的一種召喚、一種預示。

我想，布拉克是獨特的，欣賞布拉克的經驗也是獨特的。解讀布拉克，我們必須嘗試了解自我獨行的況味，同時也必須了解擁抱大我的真諦。擁抱布拉克，我們必須一面感性，一面理性；同時也必須一面思索，一面沉醉。

註釋

- 1 in Erdman (ed.), p. 270
- 2 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 in Erdman (ed.), p. 36
- 3 Milton, pl. 9, l. 5.
- 4 in Erdman (ed.), pp. 273-75
- 5 Milton, in Erdman (ed.), p. 96
- 6 "Mark well my words-they are your eternal salvation"
- 7 Erdman (ed.), p. 81
- 8 Erdman (ed.), p.526
- 9 Erdman (ed.), p.2, p. 96 ■



圖5 布拉克繪寫上帝以充滿雄渾力勢的姿態，手觸圓規，擊劃人間界的一切（“The Ancient of Days”，凸版，水彩，現藏於劍橋Fitzwilliam Museum）。



圖6 布拉克詮釋但丁作品裡「愛慾的循環（The circle of the Lustful: Paolo and Francesca）」的情景（“Dante's Divine Comedy”，收藏於伯明罕藝術博物館(Birmingham Museums and Art Gallery)）